

妖言妖语

妖女乙

妖女甲所追逐在意、事后不易遗忘姓名的异性恋情欲关系，一直都是有着权力高低的。据妖女甲指出，她会去主动接近、勾引的男人，必定有三种权力相对地在妖女甲之上：美色、知识、政治；至于他们其它的情欲人际关系如婚姻及另种性倾向等等，则完全不在妖女甲的衡量范围之内（妖女甲语重心长表示：我一向不过问人家家务事，况且，我一定正确使用保险套）。当这三种权力被分开处理时，也即，一个男人三个条件中如果只会符合一项时，他们在情欲市场上被妖女甲挑选的条件是这样的——

美色：男人做为一个世俗认定的「美男子」的条件，通常标准不能在妖女甲做为一个父权所认定的「美女」之下，那通常也是不能比穿了高跟鞋的妖女甲矮、（妖女甲补充说明：抱歉啦这种政治不正确的男高女矮配，稍后再解释）。五官清秀端正之外，皮肤还得天生丽质白嫩无瑕，而除了一般大众公设之标准，还得加上妖女甲主观的意见：阳刚粗犷浑身男子气概的不

要、最好有点书卷味、有点肉感，浑身烟味牙齿熏黄的不要，骨瘦如柴的更是绝对令人一看就「倒阴」（妖女甲又再补充说明：对不起，借用男人「倒阴」的说法）。简言之，得是个令人赏心悦目的、能以美男子称之的货色。

知识：所谓知识权力在妖女甲之上，当然不见得是妖女甲懂的他都要懂，不过至少他懂的有很多妖女甲都还不懂而且将会、或愿意要懂（妖女甲无奈指出，电机土木飞航专家或国学大师等等，她可能就以生命苦短为由敬谢不敏了）；举例来说，妖女甲如果是考古人类学研究所学生，对方可能好歹得是社会人文科学博士班学生、讲师或正副教授。当然这也不见得要跟学历有绝对关系，譬如说妖女甲如果是个狂热西洋古典音乐的小资产阶级，他通常最好是个写乐评的人（妖女甲补充：高中没念毕业无所谓，我就遇过一个这样的）；再打个比方，妖女甲如果是个基进女性主义者，他起码得号称是个进步男性。

政治：政治权力不光指的是具体的政治职位，具体讲可能就是党政关系，或是政治涉入的程度深浅，或管道的相对充沛；譬如说，妖女甲是某党党员的话，他有可能是该党中常委或党公职等等「党政要员」；当然这种的

关系不见得只能直接发生在正式政治场合，譬如，如果妖女甲是某大财团少主机要秘书的话，对方在外面有可能是代表财团的从政代表（妖女甲分析指陈：一般人多把这种女秘书——男老板的情欲关系简化为工作上的权力关系，其实是可以有更多面向的，吃亏的不见得总是女秘书，光是脑满肠肥口袋多金的大老板我可还看不上眼）；简言之，就是，此类情欲对象可以运用的政治权力与关系，是相对地比妖女甲丰富有力的。

妖女甲自我剖析指出，这三个权力要件虽然听起来有点不懂谦虚唱高调之嫌，但这些条件的确是妖女甲芸芸众男内要一眼相中情欲对象的简明方法，也是妖女甲在整理归类异性恋情欲关系时很方便的分类索引，每个条件各有他的最高优先权，即，因美色被相中者，通常是没太多相对于妖女甲而言的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妖女甲归纳指出：这种关系其实也相对维持不久，边际效用递减得非常迅速）；因知识或政治被分类归档者，通常跟美色又扯不太上边（妖女甲又中肯表示：也不完全啦，还有几个书念得不错长得也还好的，只是为了分类方便，对他们这两种而言，美色不得不常成为次要分类）。而在妖女甲的经验中，美色、知识、政治这三项权力因为通常很难互

相重迭，也因此看起来似乎偶尔是有冲突之处的，譬如说，妖女甲不爱跟抽烟的嘴接吻，可是如果有着知识权力迷惑妖女甲的那个人是个烟枪，妖女甲通常也会妥协；又或，妖女甲虽然喜欢找个头比她高的男人上床（终于提出解释，她认为跟比她矮的男人上床难免有点大吃小欺负人不甚厚道的感觉），但看在政治权力的份上，通常也会放水；或者，如果这个政权在握的男人对女性主义、同性恋运动等等实在满脑子成见与误解，但看到政治权力的份上也勉为其难会被试个一两次；不过没听说过专门刊载「妖言」之《岛屿边缘》的美男子倒并不会被妖女甲怪罪冷落（妖女甲抱怨抨击：《岛边》太冷门不普及日常生活了啦）。

因此，男人一出现，通常很快就被妖女甲依此原则分门归类、筛选出局；有的男人，再怎样了无生趣，妖女甲也不会想去多看他一眼，但偏偏多的是那种不但不具姿色、还满脑子封建思想要结婚生子的、或是搞不清楚状况支持新党的政治白痴（妖女甲再次致歉，表明这是她个人之强力主观偏见、不代表贵刊政治立场）会来接近妖女甲，这时当然就摆出一副性冷感的小家子气德行不必多予理会啦，妖女甲建议。而有上列三种条件（妖女甲不

厌其烦再度提醒我们：美色、知识、政治）的男人通常很有自知之明，自己很清楚他们一旦有了那些权力资源，某些女人（妖女甲举例：譬如说聪明或美丽的女人，她认为自己就勉强忝为其中之一）不劳他们费神，自动就会接近，因此他们大可以摆出一付比较超然无欲的架子，黑瓶装仙草、静静吃八碗。

妖女甲强力主张，用身体跟男人性交，往往是女人了解男人最直接、最一针见血的好方法。听演讲、读文章、茶艺馆长篇大论进行精神渗透、书信传 往来暧昧迂回缠绕、或者工作会议脑力激荡到凌晨、听歌看舞上山下海等等等，都是了解一个人不错的方法，可是再怎样也没有「上床」直接了当经济省时。女人容易鬼哭神号假装高潮，但男人几乎只有那个时候是完全「装不来」的，即便是最最自恋的男人。因此妖女甲相信，像她这种对男人有好奇无好感的女人，只要能保持不易也不肯在男人面前达到阴核高潮的超然冷静，在性交时观察男人其实是最佳时刻；再帅再优雅再有气质再正气凛然道德君子的男人，射精之际都只有那张脸，「爽」（妖女甲补充说明：就是那种一脸美女在抱爽死了现在叫他做什么都可以的德性）。男人射精之际

保持冷静无情的妖女甲，除了短暂地、阿Q地享受那种用原始肉身破坏一切优雅的人文矫饰之快感外，表示她其实很难对这些男人有任何遐想憧憬，更别提滋生长相厮守的欲望。不过妖女甲坦白告知，她也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比较没办法像男人那么忘我地投入异性性交场景中，甚至，妖女甲不得不承认，她偶尔难免也有点羡慕男人，能在异性面前那样纵情专心享受那种强力集中射散、精醇推到极至的感官经验。难道是因为性别关系有着不平等，而使妖女甲不愿在男人面前经验那种完全无法设防的欲望流射发泄吗？

对妖女甲而言，性高潮跟性交是不得已必须平行的两回事（妖女甲坦白告解，这也许已经成为她潜意识中牢不可解的梦魅吧，虽然妖女甲本人最讨厌就是被精神分析来分析去）；妖女甲坚持，性高潮是属于她自己私有的快感，是妖女甲与自己身体的亲密对话、自恋疼惜，性高潮只能存在妖女甲一人独处的空间内，或者，两个女人共享的空间中；妖女甲与男人性交经验中，性高潮虽然并不是史前未有（妖女甲略显不好意思地透露：借用别人中指点头啦），但却是件危险的事。是的，妖女甲不愿意在跟男人性交时有阴核高潮，每当男人的手指头自以为很熟练地、开始按在他以为对的地方、突然

加劲加速，或是男人自以为很体贴地要去亲吻女人阴部（妖女甲出神回忆：总觉得他们有点勉为其难，或是强要装出一副很上道很懂得温和体贴阅女甚众的样子），这时，总是反射式地产生「喂喂喂，老兄老兄，不必麻烦你，上来上来上来」（妖女甲谦虚表示她无意卖弄破烂英文，可是若要再传神一点用英文讲可能就是：leave me alone吧）。反正妖女甲很固执地坚信，阴核高潮就像痛经经血或经前烦躁，或者像与女人之间的细腻系恋情爱，是跟男人不能扯上什么关系的东西，或者是，不能也不愿跟男人分享的。

据妖女甲观察，男人再床上通常十个有十一个急性子的，一旦勃起了，那真是就算天将塌下了来，也得先解决再讲，也就是，射精尚未成功，绝对努力不懈。但其实，妖女甲精辟的指出，阴道阴茎性交，最精采最精髓的片段也只有刚进去的那一刹那，那个短短一秒至三秒的初次「插入」、「进入」、「戳入」或「嵌入」、「被吸入」、「被套上」、「被罩住」（妖女甲不禁凝神叹气道：天哪，不管怎样去形容那个动作，总脱不了被指控有阳具情结啦，反正简单讲就是，女的说「你进来」，或者男的说「我进去」！）的短暂片刻内其实已经可以判断出，对方的阴茎能给妖女甲的阴道

什么样的官感，有的阴茎才刚上道，妖女甲马上就能分辨知道不会有太多摩擦快感，因为太细，于是就也无所谓他要撑多久才射精，只是要小心别让他掉出来，或者得即时再帮他放回去；有的则是一进来她就知道，还可以，好歹会有些可轻松保持神智清醒的阴道冲撞快感。但妖女甲遇上这种人其实也不希望他撑太久才射精，因为这么摩擦久了即使有保险套隔着，可也还是会痛的呢（此刻妖女甲不禁有点愤怒握拳表示：偏偏你越痛越叫他就以为妳越爽！）妖女甲指出，很多男人满心希望自己能很「持久」，以为他的阴茎可以给女人阴道快感，因此会忍住压抑着不要太快「出来」，但那反而其实是性交两造都无法尽性的原因（妖女甲建议指出：有时快乐只是来自冲撞与速度嘛，但是一减速慢行快感就没啦），于是妖女甲后来就学会用甜言蜜语撒娇的口吻告诉他们「来就来嘛，不必刻意拖着，看你射精可以是种快感哪」。但是，「这其实根本是种诱骗哪！」妖女甲承认，是为了想更清楚完整又迅速地观察那些男人那种常令妖女甲羡慕不解的、无所遁逃的爽快，羡慕什么呢？羡慕那妖女甲以为于她早已经可以不存在的性别权力吗？

妖女甲常常用力思考着，在今日这样情欲解放的豪爽年代，如果所谓性

别权力仍然存在的话，她其实是当不成双性恋的。毕竟光讲着「我的高潮是建筑在你的高潮之上」之类「认同他人高潮」的巧言令色言词，久了难免自欺欺人。但是，妖女甲还是不断地接近着男人，把自己当情欲游戏的猎人与猎物（此刻妖女甲感叹万干地表示：天哪，这种既当猎人也当猎物的条件、身段，可要很辛苦维持的耶，光讲身体吧，不要以为魔鬼身材天使面孔是天生丽质不会被破相毁容的，我老实告诉你，我根本常常是一天魔鬼、六天凡人，*eating disorder*，听过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个星期约会不肯超过一次的原因、也是结果，某种制衡以免玩太凶的方式啦）。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妖女甲无法自异性恋情游戏中金盆洗手完全抽身？难道是因为永远流动无法被满足的好奇心吗？还是人永远向权力更高处攻城掠池的征服欲望？不然妖女甲为什么老是专挑漂亮的人，有政治知识权力的人下手，而不去找一个小学毕业、长得也不怎么样的水泥工人上床？（此时妖女甲略显不悦地指出：喂、人家不跟我玩还是一回事呢？况且妳以为我很容易遇见小学毕业的水泥工吗？如果不能身体力行就被指控潜意识有阶级歧视的话，我难道只能认了吗？）还是难道权力关系已经无可避免地内化为妖女甲情欲发动的

一部份，当单纯的性别已经不足以构成诱感情欲的动力时，美色、知识与政治权力就无可救药地变成催情剂了？

或者，不断周而复始地接近、离开、勾引、弃绝异性恋男人，根本是妖女甲处心积虑身体力行的女性主义政治策略之一？为了要在姐妹女友们发现老公有外遇时，可以因为妖女甲自己常常有着当第三者的丰富实证经验，能够八九不离十针针见血地替女友分析判断，同心协力鞭鞑数落异性恋男人、加油添火敲边鼓惟恐天下不乱？（妖女甲显然对这个问题有点误解，略显迟疑后表示：我其实不常去勾引好朋友的男人啦；不过，body politics，什么是body politics ㄟ。）

（1995年9月岛屿边缘杂志14期）